

林白

狐狸十三段

林白 作品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得主



小说卷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小说卷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狐狸十三段

林白 作品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狐狸十三段 / 林白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10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 何向阳, 张莉主编.
小说卷)

ISBN 978-7-5513-1286-8

I. ①狐… II. ①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0742号

狐狸十三段

HULI SHISAN DUAN

作 者	林 白
责任编辑	卢虹竹
装帧设计	焚香图文
内文设计	前程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63千字
印 张	16.75
插 页	4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286-8
定 价	32.5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

何向阳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目睹社会进步的中国作家，未曾缺席于社会变革的记录，而在中国社会前进历程的忠实的录记者中，当代中国女作家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新时期蹒跚起步、于新世纪日臻成熟的当代女作家，无论其社会观察的视野，人性探索的深度，还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借鉴，对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的积淀和历练，就整体风貌而言，都较 20 世纪初、中期女作家写作有极大的进步。文学史将会对这一代，甚或几代女作家的写作成就做出高分值的评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受益者的当代女作家，正以她们敏锐的洞察和细腻的书写，投入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为后人提供着观照和研究这一时代变化的精神档案。

20 世纪末，我曾以《夏娃备案：1999》为题，对 1999 年的由女作家写作、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十二部小说加以梳理。20 世纪、21 世纪的世纪更替之年，中国女作家经由写作提出的一些与自身、与人类相关的问题，给出了寻勘身心发展的道路，其对于性别心理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不仅丰富了文学的承载量，更提供了人类认知自我的新经验，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传递给我们母性教育的传统乃至本能；王安忆《剃度》展示了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的决绝个性；而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让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自我的渴望或是在他者身上印证自我的失败。分歧的，共生的，冲突的，裂变的，未成型的，已板结的，需解冻的，身体的，心灵的，灵魂的，我们从她们的文学中得到的东西根植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却终将超

越对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了解。

哲人曾言，“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足见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亦然。女性的文化进步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投影，其实两者更是深层互动的，女性对于文化、身份、性别、社会的思考，已成为推动整体社会向前运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成因源于中国女性在 20 世纪经历的三次解放。1919 年，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妇女从封建性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这次的解放，思想解放意义大于经济独立意义，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此，如丁玲、冰心、林徽因、萧红等女作家写出了她们年轻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生死场》影响深远。1949 年，新中国成立，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的独立使其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而在各领域取得进步与成就。女作家得益于这一社会风气之先，丁玲、杨沫、茹志鹃等均有佳作推出，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开始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上的解放使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女作家作为思想活跃、敏感的一个群体，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对性别文化的勘探。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宗璞《三生石》等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探索。三次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学在 1978 年之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近四十年来，女作家写作发展迅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新时期开始，中国女作家集体发声，并以其强劲的写作，呈现出时代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干预”。巾帼不让须眉，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引人瞩目，以致在新世纪成熟壮大，被一些文化研究者们称为她世纪。20 世纪 80 年代，女作家的性别觉醒与文化自觉开始较早，她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变革的同时，开始关注内心，关注精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隐形伴侣》写社会问题，但却是女性立场上对于情感的深度审视与叩问。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关注精神上的两性平等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知识分子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之间试图寻找到一个两全存在空间的努力。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反思男性文化传统，也对传统女性化写作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的女性书写，将“我”与“你”即女性与男性的一系列性别问题提出来，并均做出了来自



女性个人的答案——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其勇敢的姿态更是对历史框定的女性顺从与懦弱的文化性格的诘问与反叛。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叶文玲、池莉、赵玫、范小青、裘山山等佳作频仍，其在多个文体间的跨越更打磨了小说的锋芒；90 年代始，林白、陈染、海男等期望通过身体而将视点拉回到性别关注上来。这种写作在历史、个人、身体、社会、情感间跳跃，呈现出女性写作的犹豫和艰难的自我调整。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90 年代《羽蛇》，到 21 世纪《炼狱之花》《天鹅》，三十年跨度始终坚守女性精神自我深度写作的徐小斌引人注目。新一代女作家，注重隐藏在身体性后面的社会文化，不那么尖锐，更倾向温暖、幽默、智性的表达，但她们心底仍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女性空间，如徐坤《厨房》、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潘向黎《白水青菜》、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盛可以《手术》、叶弥《小男人》等，都体现了以女性文化视角介入历史现实的丰富性追求。

新世纪伊始，女作家写作成果斐然，杨绛等老一代作家也有新作推出。张抗抗《把灯光调亮》在坚守其新时期开端之作《北极光》的浪漫主义理想底色的同时，强化了传统知性写作的典雅；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黄金台》为代表的我称之为“后视镜”式的写作，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探索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方方的《水随天去》等探讨经济不平衡发展对于纯真爱情的挤压；蒋韵《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行走的年代》试图在对“已逝”岁月的追踪中确立传统价值的独立性；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和《妇女闲聊录》提供给了我们回溯历史与观察现实的与众不同的角度；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系列作品将观察点定位于出走与还乡两大母题，使其作品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上平添了哲学的意蕴；葛水平《喊山》《地气》承续了中华山川地气中深藏的诗意之美，其利落的行文中苍凉的味道耐人寻味；邵丽《明惠的圣诞》聚焦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与情感微澜；金仁顺《云雀》《桃花》等根植饮食男女，其心思缜密又声色不动的叙事兼具温润与冷凛两种魅力；乔叶《走到开封去》等承续了她个人创作中对“慢”的探求，审视的目光于小事情间不经意扫过，却如探照灯一般揭示出最深处的幽怨和最原始的黑暗；鲁敏的写作确如“取景器”，隐秘的、细微的、节制的，带有缠绕感甚或是残缺的生活，成就了她小说的“气象与光泽”，《思无邪》《饥饿的怀抱》均写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处，却在极

简主义式的写作中透出干净与温暖；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六月半》篇篇出手不凡，以感伤与坚忍并存的从容气度体认着中华美学的精髓，并使诗化小说通过个人的写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等笔触在沪上弄堂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间腾挪有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也有细碎世俗中的温情；阿袁《长门赋》《鱼肠剑》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富驳杂，其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反讽意味承接了现代写作的传统。

以上列举的只是活跃于文坛的当代女作家群体的一小部分。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写作环境，当代女作家们都身处一个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1977年以来，作为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的茅盾文学奖，评出九届，有四十余部长篇小说正式获奖，女作家占八部，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95年以来，作为除长篇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已评六届，共有二百多人获奖，女作家超过四十人次，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80年以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出十届，获奖者中，女作家在小说、童话、幼儿文学（绘本）等均有收获。20世纪70年代始评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中多次见到女作家的身影。而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设立的中国女性文学奖，有效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探索。获奖只是专业荣誉，更广泛的社会承认，还包括作家文学作品的读者拥有度、文学作品的文化艺术衍生品以及国外研究与译介，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女作家无论创作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强劲实力，她们通过文学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整体上已然超越了文学史上她们前辈的书写。

这就是我们今天编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的原因。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是作家们的幸运，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女作家，她们的录记、思考与贡献，我们不能忘记。

2017年10月12日 北京

（何向阳，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出版诗文集《思远道》《自巴颜喀拉》、理论集《夏娃备案》、专著《人格论》等，获鲁迅文学奖，作品译成英、俄、西班牙文）

目 录

1/西北偏北之二三

31/长江为何如此远

66/北流往事

93/狐狸十三段

109/汉阳的蝴蝶

118/长篇小说《北去来辞》节选

158/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节选

208/长篇小说《万物花开》节选

231/评论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

——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

245/访谈 “万物花开”闲聊录——林白访谈



西北偏北之二三

出门的理由有许多种，其中一种叫作，不问阴晴圆缺，管他赵钱孙李，说走就走。当然，这得有股子热情。作为一个马上就要四十岁的人，赖最锋相当希望自己还拥有这种类似于冲动的东西。事实上，一年前他就想来一趟额济纳，那时候，春河刚刚失踪。

到额济纳可以先从北京到呼和浩特，再从呼和浩特换火车到额济纳，但他舍近求远，先到兰州，再到张掖，然后坐长途班车到额济纳。他喜欢一种想象中的千辛万苦的感觉，也因为这条线路更古老，更西域，而沿途的武威曾经叫凉州，张掖曾经叫甘州，想一想著名的《凉州词》《八声甘州》什么的吧。当然，同时，春河一年前就是从武汉到北京，再到兰州，然后坐旅游大巴到张掖，再到额济纳的。他就决定也这样走一趟。不同的是，他跟了一个自助旅行团队，是从武汉坐飞机出发，他则独自一人，从北京坐火车。

说起来，春河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暗恋对象而已。她比他大三岁，在学校时，他刚上初一，她就已经上高一；她高考，他才刚刚中考。为了接近春河，他跟她哥哥交了朋友，这都得益于他在《圭宁报》副刊的职业。春河的哥哥是聋哑学校的体育老师，股骨头坏死之后提前病退。他写文章，赖最锋为了让他多发表，在他的《圭江》副刊上给他开了个专栏。不过好景不长，才一年多，上面取消县市级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圭宁报》及《圭江》副刊一并烟消云散。

赖最锋倾向于认为，春河失踪是她自己的选择，但大多数人不同意这样看。

那一阵，媒体有不少版面报道此事，后来就不再提了。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个失踪的女白领，八成是被害了。

行李简单，只背了一个背包——两件长袖T恤、一件帽衫、一件厚布外套、一件薄羽绒衣。在北京四年，赖最锋渐渐接受了某些知名的运动品牌，这比普通品牌贵一到两倍甚至更多，但质量好，耐穿，而且版型帅气，穿上身的确提神一些。尤其像他这种不够高有点瘦有驼背习惯的人，穿上品牌运动服，居然也显得硬朗挺拔起来。

此外他还随身带了一个纸本子，这是早年留下来的习惯。虽然已不再写诗，但时常还是有一些句子从脑子里飘出来，他会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掏出本子，记下来。将来自己看，或者写一点东西。至于能否写成，那都是天知道的事。也有可能不再写，本子里记下的永远只是些碎片，像沙砾，成不了一座建筑。会有一些遗憾，但人生就是由遗憾堆积起来的，到现在为止，生活根本就不是遗憾所能概括的。遗憾算得了什么呢？什么都不算。

当年疯癫冒失，如今失败落寞。自从离开《圭宁报》，他就再也没有写过诗。不知道是不写诗所以不再冒失疯癫，还是因为不再疯癫冒失而写不出来诗。10月份到来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满四十岁了，步入中年，热情消失，荷尔蒙大概也所剩无几了。

四年前他把“鸟巢”幼儿园的一大摊子事扔给老婆，自己跑到北京参加一个半年制的影视编剧短训班。之后就留了下来，给一线编剧当枪手，写过两部不咸不淡的电视连续剧的初稿，之后到一家民营文化公司做图书推广，积累了两三年，好歹搬离了地下室。春河失踪，仿佛当头一棒。同代人中忽然有人没了，而且几乎是最重要的人。当头一棒，然后悠久地震荡。

赖最锋在硬卧车厢的上铺，对他而言，难受的不是越过中铺爬到上铺，而是窝在上铺腰伸不直，即使侧斜着，头也会撞到车顶。但他不愿意坐到过道，他喜欢一个单独的空间，周围没有人来来去去。列车的上铺几乎就是这样一个密室，甚至比密室更妙，你可以看见过道、中铺和下铺，以及窗外飞速向后的房屋田野山峦和树林，而它们完全看不到你。

仰面躺着，有时趴在枕头上。

人终有一死，失踪把死的空间变大了。如果她去动手术，然后化疗，放疗，人骨瘦如柴，头发掉光，那又会好到哪里去？她母亲韦医生最相信现代



医学，想保守治疗都保守不了。最终一定是在药气浓稠的病房里，全身插满管子，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额济纳的好地方多得是，湿地的芦苇，成群的红嘴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过来。有大湖，一个叫作居延海的地方。有著名的胡杨林，近年来总是冷不防地遇见这个，在电视、微博、酒店某间客房的镜框里。是，在沙漠里生长，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那些金黄色，那些横陈地上千奇百怪的树干，嶙峋而坚硬。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单调的咣当声，以及窗外连绵不断的光秃土色山峦，都有一种抚慰人心的作用，赖最锋杂乱的心思渐渐沉静下来。心中长年的乱麻仿佛被快速行进的火车一下一下梳着，乱麻一根根自动列出了头绪，接成了一根长长的麻线。

他此行并不是某个一闪而过的念头那样，追寻某人的踪迹，不过是，自己想出来换个心境，振作一下，把乱七八糟湿乎乎的自己拎出来晾一晾。

这些年，过得实在是有些乱糟糟的。大学毕业，从省城回到圭宁，巴掌大的圭宁，像样的单位没几个，而且也不是给平民的孩子准备的。在郊区中学当了几年语文老师，干得悲观厌世，却得了一个“赖最疯”的绰号。忽然各个县都办了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总算时来运转，新成立的《圭宁报》要找一个文学青年来编副刊，好歹考了进去。好日子没过几年，上面又不让县城办报纸了。回家办幼儿园，整日骑着摩托车去望街岭买菜，永不消散的鲢鱼的腥气和永不停歇的孩子们的嚷嚷声……断然离开圭宁，当北漂，住地下室，吃方便面，到大学里混，看一些戏，听一些摇滚演唱会，白写了一些电视剧本，也挣到了一点当枪手的钱。最后还去了家虽然是民营却还算不错的文化公司，但还是觉得心里没有着落，永远不安稳。媒体上经常说到的“文化民工”，不错，就是指他这一类的人。他不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想要的生活是什么也从来不够明确。一直以来他想离婚，想要等到春河需要他的时候，可以陪着她。但多年来离这个梦想似乎是越来越远，到现在，天人永隔。

幼儿园还办着，减了一半规模，是老婆在管着。

老婆就是老婆，强悍、能干、麻利，相当于胡适的江冬秀，但比江冬秀更宽容。她知道他心里放着冯春河，但从来不点破，她聪明，仿佛一眼就看出了此事的虚幻性质。家是她的，儿子是她的，幼儿园也是她的，有这些就

够了，至于赖最锋，那是个书呆子兼疯子，随他怎么去折腾。老婆对他还是好的，说不清是爱还是怜惜，再说分得那么清也是无聊。在孤独的地下室的夜晚，赖最锋有时也会怀着温情想起老婆和儿子。他拨家里的电话，没人接，过了一会老婆打过来，问，有什么事？没事别吓我。硬邦邦的，寡淡，无味。不过到了第三句又变了，问，你地址变没变？给你寄了桂圆和腊肠。他还想说什么还没说出来，老婆又补上一句，腊肠放入电饭锅饭面上一蒸，饭好菜也好了，晓得不了？你个傻头！

也就是说，他是有退路的，圭宁、老婆、家，都是他的退路。而春河没有退路。

有几年，春河完全处于一种漂浮状态。在银行里除了上班还要拉储蓄，每月都有定额。所谓拉储蓄，是要擅长交际的，要活络，能说会道；要奔赴各种饭局，要善饮，要识逗；更重要的是，要经得起调戏。春河不是这块料。焦虑、黯淡、沉闷，仿佛被压断了肋骨，从燕子变成了石头。越来越重，越来越硬，越来越冰凉。买断工龄辞职，单位一次性付给她三万元，从此一刀两断，医疗、养老再无保障。毫不打扮，不参加同学聚会，对时装没兴趣，饭量大减，人瘦得惊心。总算去了武汉的企业，月薪三千块，管吃住，两人一间宿舍。但她病了，妇科病。不正常的生活，无路可走，无从梳理，长久的忧愁，暗处的伤口，被自己唾弃的人生。

我是生死不明的流浪汉，一艘沉没的轮船。赖最锋脑子里忽然跳出了这一句诗。说来奇怪，四五年没有写过诗了，阅读也少。大概因为人在路上，脑子的灰尘抖掉了，以前印象深的句子会自动跳出来。如同少数热爱诗歌的文科大学生，赖最锋先是喜欢海子，后来一转就到了茨维塔耶娃，他发现自己喜欢女诗人，狄金森、普拉斯、毕巧普、阿赫玛托娃。她们虽然是女诗人，却超越性别，但在超越性别的同时，还是天才中的女性。如果有人告诉他，这些诗是男诗人写的，他马上就觉得乏味很多。赖最锋喜欢女性诗歌，也喜欢某些女作家的小说，比如，麦卡勒斯，弗兰纳里·奥康纳，不过他还是更喜欢女性诗歌。他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男人和女人的写作有着深刻的区别，女性诗歌是天籁，试想，如果茨维塔耶娃的那些诗是男诗人写的，那是多么不对劲。她全身盖满了淤泥，像光束照射在碎石上，我高高地爱过你，我把自己埋葬在天空上。是，完全不对劲，是女诗人让诗歌有了不可思



议的魅力。基于这种认识，他对自己放弃诗歌写作心安理得。

河水的羊，灯光的嘴。到了兰州，脑子里跳出这两句，好像是一首摇滚里的歌词，就叫《西北偏北》。十几小时比想象的要快，在车上只吃了一顿。下午在北京西站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晚饭吃了列车上的盒饭，早上没吃早餐，下车去吃了兰州拉面。汤是清的，辣椒油是红的，青蒜是绿的，三种颜色鲜明地汪在大碗里，心满意足。又加了佐菜：酱牛肉、卤蛋、酸菜。面要了最细的那种，吃下去，全身热乎乎的。

在兰州换成了长途客车，路修得很好，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颠簸和辛苦。一路想着心事，看着西北的景色。黄土，干涸的河流，焦黄或暗绿的庄稼，戈壁滩和沙漠，贴地的芨芨草和骆驼刺，满是灰尘的低矮的红柳，还看到了祁连山山顶的雪，不算多，但总算是白的，远远看去，也是壮观。明代的古长城是土夯的，矮得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长城。经过几百年，现在最多只能挡住羊——人类的力量终究渺小。路过著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戈壁深处独然耸立的航天发射塔，远看不过是一个铁架子，也并不高。路过高台时看到吓人的标语：小心别泄密，泄密就枪毙。标语刷在一个部队大门两边的墙上，有三重岗哨。

到达镇的时候已经是傍晚，赖最锋拎着行囊，在长途车站旁边的面店吃了一大碗面，又要了一甜一咸两个芝麻饼带回去，准备晚上饿时吃，之后才到酒店登记入住。酒店是网上订好的，所以并不着急。这段时间是旅游淡季，因为此地最著名的沙漠胡杨林的叶子已经颓败失色，叶子虽未落下，但不再金黄，大多数变成了泥土一样的颜色，少数即使还是黄色的，也失却了那种金色坚硬的光芒，再也没有人们所期待的纯然夺目的美感了。酒店空得很，网上预订折扣更大。而在旺季，全国的摄影师都跑来了，业余的专业的长枪短炮蜂拥而至，别说一个标准间，仅一张加床也得五百大洋。

进到酒店，赖最锋略为意外地看到了一伙北京游客——听她们的口音就能断定。叽叽喳喳的几个人同时在抱怨什么，几个人说的是一个意思：酒店外表不错，怎么连个电梯都没有，行李怎么拿上去？有人说干脆换个酒店，领头的说，钱都打那公司了，酒店是对方订的，大家克服一下。

奇怪得很，这六七个人是一色的女性，领头的看上去有点像《黄金时代》里的丁玲，也是短发，看她的脸，大概在五十岁以上，身材灵巧有活力，又

像只有四十出头。其余各人，衣服穿得长长短短，各有看头。有穿短裙高跟鞋的，有穿长裙旅游鞋的；套头针织长衫长到膝盖，外头一件薄皮夹克；一件修身体闲小西服，头肩搭一条素花大披肩。以黑色为主体，也有红的绿的鲜艳颜色一段一段地跳出来，那是她们的领口、腰、腿。种种名堂，姹紫嫣红，赖最锋看得眼花缭乱。有一个穿紧身牛仔裤的女孩，外面套了件黑色镂空长衫，长到腿肚子，外面一件红色的短款坎肩，肩上是艳绿艳红的花色，一边耳朵打着三只小耳钉，头发短得像男生。她拿着手机一连串地说，你还得找两个运动品牌，耐克和卡帕；家电也找一两个，海信和海尔；饮料这块，找个康师傅。你牛×你找可乐也行，不过话说回来人家得认你……都带到北京来……你得事先约好，这阵我事特多。声音是小女生的爽嫩细脆，话却说得像家大业大的主管。

领头的女人一转身看到赖最锋，冲他一笑，她的眼睛又大又亮又深，非常有吸引力。赖最锋感到心里一跳，像是被谁打了一鞭子。他慌乱地冲她点点头，忽然又想起来什么，几乎是跳起来说，我来帮，你们的箱子，我来我来。

女人的箱子跟男人的很不同，干净，有一种说不出的妩媚感，有人的箱子还隐隐透出若有若无的香水气，当然了，她们的衣服是香的。总而言之，如果你知道了一只箱子是女人的，那它立即就有了某种魅力。赖最锋乐于搬动这些箱子，他一手一只，快步走上楼梯，箱子的主人在后头跟着，说，慢点慢点，歇会吧。他在房门口轻轻放下箱子，仿佛里面装着贵重物品。女人们在他身后笑脸盈盈道谢，你真好。

他片刻也不停留，动听的声音在后脑勺银铃似的震荡，你真好，你真好。两三个来回之后他才到大堂办理自己的入住，之后目无斜视地直上他的四层房间。

这个酒店虽然没有电梯，却供应早餐。次日早上他们在餐厅碰到了，领头的短发女人在盛小米粥，她顺便也给赖最锋盛一勺，对他说，谢谢你昨天帮忙。两人就算正式认识了。她叫齐援疆，这七八个人是她组的团，都是她“地平线”的志愿者。团队的人陆续下来用餐，大多数人换了一身新的行头，让人眼睛一亮。赖最锋猜不出来她们平时是干什么的，总之大多数会是白领吧。



春河混在她们中间会怎样呢？

她们当中谁都不像她，她谁都不像。不过春河就是跟着一个团队来到额济纳的，网上组成的团队，驴友们。她在一丛红柳后面解小手，让队友们先走两分钟，她马上就来。结果再也没有见到她。

额济纳，十年前，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来到这个地方。海子写的那首《北斗七星，七座村庄——献给萍水相逢的额济纳姑娘》他倒还有些印象，村庄，是沙漠深处你居住的地方，额济纳！沙漠深处，戈壁深处，当然是。不过这个地方虽然叫镇，因是旅游点，有不少酒店和餐馆，并不荒凉，根本就不是他想象中的“沙漠深处”的样子。

胡杨林、黑河故城遗址、居延海，赖最锋都不算特别感兴趣，如果跟个游客似的投入这些名堂，那他就成了来旅游的，而他压根就不认为自己是个游客。他不过是来走走看看，来晾晾快要发霉的自己。而额济纳这个地名，既切合了他的想象，又和春河的轨迹重合。

他毫无目的地在街面上走了个来回，饭馆一家连着一家，以川菜馆拉面馆为主。赖最锋走进昨天的那家，又买了两个芝麻馅饼带上，他准备到周边转转，饿了就当中饭。这种馅饼特别好吃，尤其是甜的圆的那种，外面是一层白芝麻，里面是红豆沙，香甜脆软兼有，面发得真好，加之又炸得恰到好处。咸的那种是长形的，外面没有芝麻，是一层酥皮，也好吃，不过略逊于甜馅饼。

转过街角，有个中年男人上来问他去不去二道桥。人突兀，地名陌生，赖最锋一时反应不过来。二道桥，我去那儿干什么？男人奇怪道，去看胡杨林啊，这还用问。

对，胡杨林，赖最锋仿佛如梦初醒，他基本上把胡杨林忘记了。原来是辆黑车，景区门票要二百四十块，黑车把人带进去，六十块就行。见赖最锋不置可否，男人自动把价降到四十，就成交了。

上了车，两三分钟就出了城，果然一路的胡杨林都被铁丝网围了起来。车开出没多远就到了一个卡口，一根长长的树干拦着，两辆小面包车正被拦下。黑车男人神气地绕过那两辆面包车，路障被设卡的人迅速挪开，黑车轻快地一径开入，在一处开阔的路面停了下来。男人指点着说，这就是二道桥，往下是三道桥、四道桥、五道桥……一直到八道桥，你就慢慢转吧，长着呢。

他积极地把赖最锋从二道桥的收票口领进去，然后就消失了。

铁丝网围着的树林里，有木板铺成的栈道，比走沙地轻松舒服；还有供休息的木墩，有厕所。赖最锋从一片林子走到另一片林子，见有一处土色的围墙，院墙外有牌子，是一个什么王爷的府第，他进去转了转，脑子空空的。看胡杨林的黄金时间确实是过去了，据说黄金期只有一周左右，没想到这种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的树木，它叶子上的光芒跟樱花一样短暂。

赖最锋只到了四道桥就回来了，时候早得很，他在大堂里闲坐。没有人入住，也没有人离开，大堂里静悄悄的。如果齐援疆那伙人进来就好了，无论老的小的，她们真是让人提神的一群。

天黑透的时候他才出去吃晚饭，刚走进一家川菜馆，就听见一群女人叽叽喳喳的声音，正是她们。她们刚从居延海回来，看见了大群红嘴鸥，这些鸥鸟从西伯利亚飞来越冬，停留在这个称作海的淡水湖边。她们拍了无数照片，这会正兴奋地亮出来互相炫耀。人人脸上都闪着光，热气腾腾的，她们也让赖最锋看得意的照片。照片上的红嘴鸥是灰色的、肥的，憨憨的，一只只卧在空地上晒太阳。湿地的大片芦苇是麦黄色的，有湖水，有天空，红嘴鸥飞起来了，它们的翅膀长而有力。

有人还拍到了一只特别大的白鹤，在芦苇的深处一闪。拍到白鹤的是一个看起来有些病恹恹的女人，她脸色白得有些不同寻常，始终戴着一顶黑色的绒线帽子，每个人都喊热的时候也没摘下来。她兴奋着，喘着气让大家看。那只白鹤正要飞起来，细细的长腿，长而弯的脖子，全身羽毛纯然白色。大家纷纷说，姐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我们都没看见，只你一人看见了，而且还拍下来了。姐，一定会有奇迹的。病女子看着她的白鹤，脸上微笑着，眼里有着光。过了一会，神情慢慢淡了，眼里的光也远了。她得了绝症，最后的心愿就是出来逛一趟，看看美景，以资别过。“地平线”的人都是陪她的，当然，她们自己也要来玩。

齐援疆招呼赖最锋跟她们拼桌，她们纷纷说，多个男生挺好的。有人拿出在路边买的本地葡萄，赖最锋抢着拿去洗干净，又去后厨要了一只大海碗，盛好端上，摆在桌子中央。女士们大多低着头看手机刷微博，有人忽然说，哎！快看这个。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的女人，并不知名，自称行为艺术家，她在网上晒出了她到达武汉的照片。她这次行为艺术的题目叫“身体”，内容



是不带一分钱上路，以身体为资本，走遍全中国。她从深圳出发，先到了广州，又到了长沙，现在到了武汉，每到一地，她会在网上发表她的日志，并配以照片。据说，一路畅通，她住过的酒店、坐过的航班、吃过的饭馆，等等，都一一得到了露脸的机会。如此活色生香，网上点击量也飙得高高的。而各地有点钱又有点文化，或者虽然没有文化却喜好刺激的男人们无不摩拳擦掌，等着她的绣球抛到自己头上。菜还没上来，众人说得热烈，一个说，叫个“身体”也还是含蓄了，不如直接叫“身体旅行”。另一个就接上来，说，叫“卖身旅行”。又一个接上来说，这就是男权强势，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女性出卖色相换取所需，若是一个没有任何知名度的男人，搞这么一个身体旅行，绝对砸。

吃完晚饭出来，赖最锋看到了她们租的车。车不够好，虽然也说不上破旧，但真的不够好，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按说，起码也得是像样些的越野车，这辆面包车真配不上她们。

她们叽叽喳喳上了车，从一片叽喳声中赖最锋领悟到她们好像不是回酒店，而是要出城看星星。他朝她们挥挥手以示告别，就有人嚷道，还有空位呢，你也上来吧。正犹豫间，在一旁抽烟的齐援疆走近车门，朝他微笑道，一起去吧！他便受了催眠似的，一声不吭上了车。

长久以来，赖最锋在女人面前适应了这样的角色：仆役。她们喜欢邀他一起玩，使唤他，支配他，拿他当保镖，或者拿他开心。相熟的女文友说，反正你就是一个毫无危险的男人。是的，不危险，等同于没有魅力，不会让女人紧张、心跳。同时他看上去忠心耿耿，老实厚道，自从他不再写诗，他的性格就平和多了，不再神经质，大多时候寡言。他真是一个女性团队中理想的男同伴。

到戈壁滩看星星，是一些没见过真正的星空的人热衷的事。赖最锋小时候在圭宁小城，只要走到河边就没什么光线干扰了。河水黑漆漆的，天也黑漆漆的，在黑而透的天空上，镶满密密麻麻的繁星。出门几步就是圭江河，那里有河风，在夏天，谁不到河边乘凉呢？要看星星和银河，抬头即可，哪至于现在要跑几千里上万里路。也的确，在北京，无论春夏秋冬，即使没有雾霾，能见到的星星也只有数得过来的几颗，哪怕是小城圭宁，现在也不可能看见当年繁星满天的景象了。